

文汇原创丛书

历史照片 的历史问题

秦风著

文 匯 出 版



文汇原创丛书

肖关鸿主编

历史照片 的历史问题

秦风著

文 匯 出 版 社

MAH91/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照片的历史问题 / 秦风编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3.1

(文汇原创丛书 / 萧关鸿主编)

ISBN 7-80676-216-7

I. 历... II. 秦...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2905 号

· 文汇原创丛书 ·

历史照片的历史问题

作者 / 秦 风 丛书主编 / 萧关鸿

责任编辑 / 陈飞雪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编 200002)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 640 × 940 毫米 1/16 字数 / 185 千

印张 / 16.125 印数 / 10001 - 20000

ISBN7-80676-216-7/G · 099 定价: 25.00 元

关于文汇原创丛书

在科学创造中，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而艺术的创造，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

如果没有牛顿，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

然而如果没有达·芬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蒙娜丽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

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就如李白的辉煌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芬奇失去价值。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按按电钮使一切变得舒舒服服，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如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

社会的“单面人”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

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如何发掘、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呼吁,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

我们希望文化界、出版界和读书界共同来呼唤原创作品,推动原创作品,关注原创作品。

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大作品。

文汇原创丛书

章含之著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林行止著 《英伦采风》

蒋子龙著 《感受的快乐》

张抗抗著 《你是先锋吗？》

席慕容著 《走马》

林行止著 《闲笔生花》

林行止著 《我读我在》

高 阳著 《高阳杂文》

冯骥才著 《紧急呼救》

张 炜著 《人的魅力》

程乃珊著 《上海Lady》

秦 风著 《历史照片的历史问题》

目录

1

重审尼古拉同志的历史问题 / 1

你不认识的宋美龄 / 48

胡适在台湾的日子 / 73

说不尽的张学良 / 94

1948年：存亡之秋的“国大”选举 / 116

民国政府的最后全运会 / 136

现代中国之天下粮仓 / 142

“刘自然事件”的内幕和背景 / 158

永恒的“我一见你就笑” / 189

戏梦人生话琼瑶 / 201

烈日灼身——1895年的台湾 / 226

重审尼古拉同志的历史问题

笔者多年收集珍贵历史照片的经验中，1950年代蒋经国与蒋方良在家庭餐会中对旁人视若无睹的接吻照片，是少数令笔者凝视良久者，那瞬间的影像凝结有着永恒的意义，包含着太多的历史、政治与人性的纠葛，既矛盾又丰富，既戏谑又严肃。那背后如同一出史诗电影，由1925年12月3日那天拉开序幕，年方15岁的蒋经国在留学苏联的日记上写着：

胸部向前挺，两手叉腰，开始呼吸！

红场的大钟很响亮地打了七下，克里姆林宫城上的天色渐渐发出红光，四十多个中国男女青年，整整齐齐排在莫斯科大教堂前面上早操。这是孙逸仙大学的劳动大学生每天的第一课。



蒋经国和蒋方良在餐桌上状甚亲昵，作风洋化。

莫斯科十二月的气候，已经非常寒冷，地上的雪已有三四尺厚。今天早晨的温度，是摄氏寒暑表零下三十九度，街上的电线，已经变成白色，过路的车辆，都发出一种“格”、“格”的声音，路上的行人，都是俯着头，好像有什么紧急事情一样地很快跑过。……二十分钟早操之后，学生各自回校，这个时候，学校前面街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了。一群一群的工人很快地往莫斯科河对岸的糖果工厂跑，夹着皮包的大学生，向莫斯科大学方向快走。路上根本看不见一个无事的人。后面来了一大队红军，唱着庄严的军歌，走过学校门口。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红军，他们的精神非常雄壮。

当时没有知识的我，就很奇怪地问俄国朋友：“为什么红军所穿的衣服与戴的帽子，并不是红的？”我的朋友告诉我：“我们苏联称自己军队为红军，是在主义方面讲的，共产主义的旗帜是赤色的，我国军队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所以称为红军。”我听了朋友解释之后，觉得对苏联认识的幼稚，非常自愧。……下午三时吃中饭，中饭吃完，莫斯科天已经黑暗了。饭后学生有半小时的休息。我和几个朋友走到街上去买东西。莫斯科大学没有大的商店，满街都是小商人的店铺。……在回家商店内我们买了四件东西，商店职员用铅笔和拍纸簿，算了半天才算出总数来。我的一个朋友胡先生在旁边说：“我们



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字）与芬娜闲暇时到海滩游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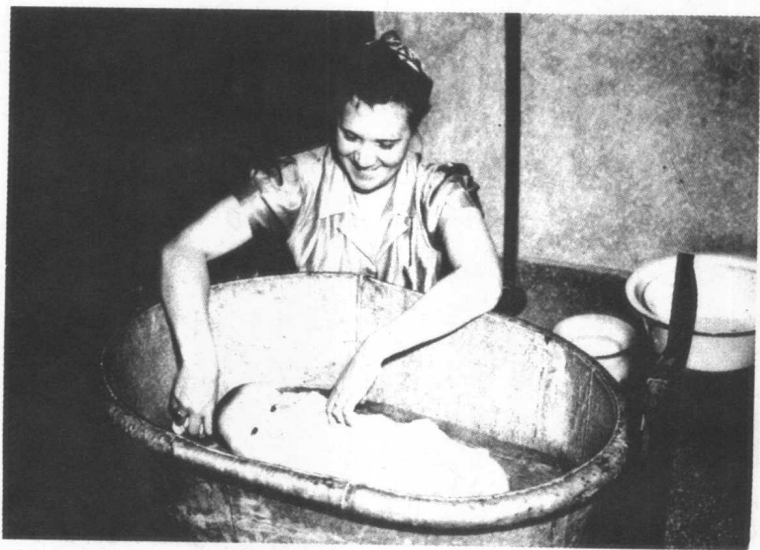
婚后的尼古拉夫妇留影

中国商人的算盘多快呀!”我的俄国朋友是懂中文的,他就把胡先生的话翻给职员听。后来职员对我们说:“我是一个铁匠,从来就没有做过生意,我们工厂的党部就派我来此学习,只要会吃苦有恒心,今天算得虽慢,明天就会快起来的;今天国家虽弱,明天就会强起来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把国家的总算盘算错了。”我又问他自己愿不愿意作商店职员,他回答我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是铁匠,我作铁匠的时候,每月可得九十六卢布,而现在每月只领五十八卢布。但是你们应当知道,我们共产党员都是完全受党指派的,决不可以个人的利益为前提,倘使人人都是自己顾自己,那未来任何事业就不能成就,倘使党要我去当兵,我就不能不去当兵,党要我去种田,我就不能不去种田。”

……回到学校之后,我们的组长,召集了一个小组会议,继续讨论“中国的革命与我们的任务”。小组会议开到吃晚饭的时候,方才停止,今天晚饭之后,孙逸仙大学与莫斯科大学开联欢会。除了政治报告之外,双方互相派代表致欢迎辞,并举行游艺,到十二点钟才散会。我是孙逸仙大学壁报“红墙”的编辑员,到夜间十二点半,才把明天的“红墙”编成。今天我写了篇评论《革命必先革心》。

以上是少年蒋经国留学苏联时期最早留下的文字记录,那是“十月革命”后的第七年,共产主义的革命事业如旭日东升,无论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朝气蓬勃，成为全世界被奴役压迫人民中的一盏明灯。这股燎原的革命力量在中国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并将苏共的组织经验、辩证思维的能力以及实际的枪炮弹药带进了中国。1925年，苏共决定成立孙逸仙大学，专收中国学生，苏共中央执委偕同国民党中央执委，在中共中央执委的参与下，甄选学生前往就读。国共两党各自推荐了一批学生，满腔爱国热情的蒋经国决定说服父亲蒋介石以及吴稚晖、陈果夫等人，让他到莫斯科学习。这年10月底，蒋经国等90名中国学生在上海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轮驶往海参崴再搭列车前往莫斯科，同行的还有日后在中共党内化名王明的18岁安徽青年陈绍禹，蒋介石的首任秘书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以及后来成为邓小平的爱人的18岁姑娘张



蒋方良在重庆生下二儿子孝武，当时正值抗战，生活条件艰苦，但婴儿的容颜总是带给母亲无尽的欣悦。

锡媛。学生们唱着《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组成小团体，一起开会、读书、进餐、举行康乐活动等，过着团体生活，俨然有了学生革命组织的雏形。11月底，学生们抵达了酷寒的异乡，开始了塑造思想与人格的生命之旅。校方为中国学生取俄文名字，此后蒋经国就是尼古拉同志，陈绍禹则是古路比夫同志，开学典礼由托洛斯基主持，他宣告了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此后结为一体。

所有中国学生依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分班，初级课程是俄国语文以及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入门，同时也教授实务技能，包括如何渗透到政府机关和军队组织，如何领导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晚上，学生们常被带到剧场观看叙述英美帝国主义欺凌中国人的话剧。此外，校方规定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活动和学习心得，包括自我批判以及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公开会议上朗读日记的内容。满腔热血的尼古拉同志积极地参与了所有的活动，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毫不落后，他在“红墙”上写的评论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获得校方高度欣赏。一个月后，一名中共党籍的青年邓小平来到孙逸仙大学报到，校方称他为“伊凡同志”，伊凡同志与尼古拉同志编在一班，两人体型相近，交情颇佳。伊凡同志写了几篇关于在巴黎工作的经验的文章，交由尼古拉同志编辑的“红墙”发表。

尼古拉同志在苏联的十二年经历正值敞开灵魂的年龄，以所见所闻形塑基本的意识形态。他努力学习，在世界革命的中心所建立的自然是那个中心必有以及惟一的世界观。或许，惟一能区别他与其他人之处，是他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这个事实。他父亲的政治动向透过原始的血缘情感，提供了不同参考系数，同时也因这个血缘关



蒋介石逗弄甫出生数月的蒋孝勇，蒋经国夫妇随侍在侧。

系迫使他处境特殊，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本能。从他在苏联写的日记可以清楚看出，尼古拉同志才能的特质，在哲学的领域上并没有表现出天马行空的才气，也没有引导出细腻、深刻、具有创意的思辨，不过他努力学习，记性惊人，对于发生过的事情，尤其在细节部分，可以做详实的记录。这意味着他是一位干练的实践者，条理分明忠于职守，对于贯彻目标的步骤执行起来一丝不苟。他很快就参加了苏共青年团以及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并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顺利推展，深受鼓舞，不断发表激情的革命言论。不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权派突然对共产党人展开大屠杀，瞬间革命阵营天地变色，孙逸仙大学的学生立刻召开会

议，尼古拉同志满腔怒火，公开在讲台上谴责蒋介石是“叛徒”、“杀人凶手”，他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声明：“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不久，苏联政府的喉舌《消息报》发表尼古拉同志给父亲的公开信：“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尽管多年后，尼古拉同志回到中国又变回蒋经国时，他在回忆录中宣称当年谴责父亲的话是迫于大环境，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就有可能遭斯大林的迫害。不过这种事后翻供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只能当成他重返国民党的某种历史交代。事实上，尼古拉同志年方17岁，血气方刚，成天上课学习，批判和自我批判，时常发表激进的革命言论，是上级高度肯定的积极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他自觉地、毫不犹疑地与当上反革命头子的父亲划清界线，大义灭亲，是合乎情理的。其实，1949年后经过“文革”烈火煎熬的中国人，都不会对尼古拉同志的行为感到讶异和不理解。

不仅如此，身份特殊且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尼古拉同志，其政治历练必然异于常人。在苏共党内路线斗争中，尼古拉同志公开支持托洛斯基，不过随着托洛斯基被逐出苏共政治局，他又突然宣布放弃支持托洛斯基的运动，这是他首度面对凶险的路线斗争。随后斯大林大举肃清托派分子，到了1930年孙逸仙大学共有36名托派中国学生被捕，多数人最后埋骨异域。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尼古



蒋经国一家正玩跑马游戏，蒋中正此刻返老还童，乐不可支。

拉同志无疑在政治上会训练得更世故成熟，他小心谨慎地不介入苏共内部的路线之争，但对于中共旅莫斯科支部首脑王明的恶意指谪，却勇于反击。事实上，王明自诩师承斯大林，却毫无群众魅力，只热衷搞小圈圈的斗争。他回到中国之后，拿着斯大林的令箭，搞得鸡飞狗跳。

1927年后，尼古拉同志被选入培训红军干部的列宁格勒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深造，他研修军事战术、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地形学和火炮原理。游击战争也是一项主要课程，尼古拉同志的军事战略的授课老师是红军传奇人物屠卡夫斯基元帅，中央军政学院的课程还包括马列主义以及政治指导员在武装部队中的作用和工作技巧。尼古拉同志的课业成绩十分优秀，第一年就当上了学生连连长，第二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0年5月，尼古拉同志以全班第一